

博友cool图



科研ing

因为要换到另外一所大学去工作了,最近一直忙着清理办公室。昨天在书架上发现了一个多年未动的文件夹,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灰尘,翻开来的时候,呛得我打了一个喷嚏。打开后发现,那是我读博士的时候一门课的读书笔记、课堂笔记和复习资料,厚厚的一大夹子,足有接近两百页。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攻读这门课程的情景。

这门课的名字叫“宏观政策”(macro-policy),是我念书的时候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最令人恐怖的一门课。也许有些美国同学觉得这门课还算可以对付,但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每一个攻下这门课的人,都流过一把辛酸泪。为什么呢?因为这门课的阅读量超乎寻常地大,大到不是超人就不能承受的地步。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中国学生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门课有多少阅读资料呢?首先,有一本书,是个简明的宏观经济学读本,忘了书名了,大约有300页的篇幅。其次,是海量的复印资料,有专著的章节,也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还有政府报告什么的。这些复印资料加起来,一个普通的装复印纸的箱子,是放不下的。大概要装一箱半。如果一包复印纸算500页,一箱有10包的话,那么,我们需要阅读复印资料加起来,就超过了7000页。

这门课的教学跟别的课程不同。一般别的课,都是由一个老师负责整个学期的教学,而这门宏观政策,确实由一个老师负责,大约有10个礼拜当中,每个礼拜请一个学院或者学校甚至校外的专家,讲述一个问题,每个专家都会列出他们认为跟他们的主题相关的必须阅读的文章和资料。谁都不肯少列,这样加起来,就成了海量了。

相关的专题有:文化与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环境政策,能源政策,宏观经济学分析,系统分

网罗天下

有些事情,说难很难,但说容易也很容易,就看你是不是动真格的。比如,抓贪腐动了真格的,“苍蝇”“老虎”使一个又一个落马,再不像以前全靠小偷小三们曝光;东莞的情色产业链也是存在多年,动了真格的便几天之内被摧毁;北京的空气质量差也已经闻名世界,但动了真格的,2008年奥运会那天却一样能做到天天蓝天白云。

去年2月,回家过春节的杭州毛源昌眼镜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发了条微博:“这就是浙江瑞安仙降街道橡胶鞋厂基地,工业污染非常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求关注。”悬赏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仙降街道几条又黑又臭的小河遂闻名全国。此事引起连锁反应,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悬赏邀请环保局或当地政府官员下河游泳的事情,一时环保局长们“亚历山大”。

不过,也许此事也恰好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又适逢国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新一届领导把治污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方面,所以,省政府和下面的市县委纷纷行动:2013年11月30日,浙江省十三届四次全会召开,会上提出了“五水共治”的规划,要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

我见过的新疆

■戎可 图/文

新疆伊犁真是大美山川。然而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一首新民歌《两只小山羊》,质朴、自然。

两只小山羊它爬山着呢,两个姑娘她招手着呢,我想过去嘛它狗叫着呢,我不过去嘛它心痒着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squirrelroco>)



一把辛酸泪:记忆犹新的一门课

■李宁

析,社会政策,信息技术政策等等。

这些专家每个都是大名鼎鼎,讲课姿态也不尽相同。记得著名的 Francis Fukuyama(福山)讲课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尽管他在教室只穿一件白衬衫,一堂课下来,还是因为太投入,出了很多汗。他一举手,就能看见他的腋下汗湿了一大片。讲宏观经济学的,是一个留着胡子的老头,他在黑板上画了四个象限,就把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新古典、货币主义等几个经济学主流流派的脉络给理清了,令人佩服。

上课是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半,正是又困又饿的时候,精力难以集中。尽管如此,我还是逼着自己,尽量多记,还是记下来不少老师讲课的要点。至于那些参考资料,我尽量阅读,但是实在是无法全部完成的。

不光我们中国人,其实老美们也觉得很累。老美的心眼也活泛,开学不到三个礼拜,就有人开始私下组织,分工阅读。他们倒是不歧视外国人,一样热情邀请老中参加他们的分工。这个分工阅读,就是按照每个礼拜的主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有2~3人,负责一个主题,要把每一篇文章都精读,然后写成一页纸到两页纸的摘要。轮到小组负责的主题时,课前这个小组成员就把所有的摘要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其他同学。

这虽然是个好办法,但是有的人做的摘要太简单,或者你会觉得他没有抓住重点,结果还是要自己去读原文。一个学期,我就是这样,有的读原文,有的读摘要,稀里糊涂就混下来了。本文开

头提到的那个文件夹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当年打印的那些“摘要”。

说这门课令人恐怖,当然不是仅仅因为海量的阅读。令人恐怖的是,这门课竟然有期中期末两次考试,而且都是闭卷。也就是说,你不仅要阅读那些资料,而且还要记住其要点。对于我这样的老中而言,读英文本来就慢,要记住其要点,谈何容易。就算只看“摘要”,期中考试的时候,也积攒了将近100页呢。考前答疑是没有的,也没有复习提纲,该记住什么,不该在哪些地方花时间,全看个人自己掌握。

这还没完,教授在考卷上,特别注明了,希望你能够在论述观点的时候点出作者的名字。说是名字,其实是姓。而美国人的姓可不是张王李赵刘这么简单,也不是 John、Smith、Fred 这么简单,而是稀奇古怪五花八门,光记住其拼写,就比背五个新单词还费劲。

期中考试来了,进到教室,教授早就等在那里。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写到手酸,才算堪堪答完试卷。有几道小题,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到,只好凭印象乱写一通。等试卷发下来,我一看,那些乱写的,竟然还拿来几分。总起来,刚过90分,不禁窃喜。记得老师在黑板上列出了最高分和最低分,竟然有人得了98分,此人是前苏联莫多瓦的留学生。大家得知后,一片嘘声,纷纷开玩笑说,这个家伙不是常人。

除了考试外,这门课还要求课程论文。这又要花很多时间,把本来就不多的阅读时间挤去

不少。题目是自己选定的,我写的专题是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比较。交论文的时候,我记得我足足写了35页。不过,我还不是写得最多的,还有人的论文超过50页。记得教授收完论文,笑着对大家说:我回去就不读你们的论文了,秤一下,超过一磅的,一律直接给A。

有的学生因为时间太紧,选择了要求“in-complete”,把论文留到假期再完成。结果,在我看来,他们吃了大亏。期末考试来临,大家都如临大敌,拼命复习。我个人是去图书馆足足准备了一个礼拜,每天早早进去,找个地方,昏天黑地地读写背诵。考试那天,教授如往常一样,早早等在那里。每个人进去,他就把试题递给学生。结果,喜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轮到那些已经按时上交论文的学生的時候,教授就拿出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学生姓名,期中考试成绩,论文成绩,根据这个成绩,可以得一个最后成绩,比如A、A-、B+、B什么的。教授会问学生,你愿意接受这个成绩然后免掉期末考试,还是愿意参加期末考试以期拿到更好的成绩呢?有的学生看到自己得了B,会选择参加期末考试,也有人觉得B就够了,高高兴兴地出去庆祝了。对于那些得到A或者A-的学生,当然是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欢呼着就跑了。

吹个小牛:轮到那时,我看到教授手里写着我的名字的那个条子上,自己的成绩是A。虽说不用期末考了,但是考前该受的罪,一点儿也没少受。因此,尽管免掉期末考试,我也没觉得占了多大便宜。

幸运的是,当年所修的课程里面,这样的“死亡之谷”并不多。否则的话,我可能早就“阵亡”了。(http://blog.sciencenet.cn/u/nli2233)

克服。毕竟这不是获诺贝尔奖,砸了钱发了狠也不见得如愿的事情。只要肯花钱花力气,还是可以见成效的,而且这个成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当然,浙江治水有一个好处,省内的主要江河基本上都是在本省范围内,比那些跨省的江河需要多省协同相对更容易协调。空气污染的治理估计便有了这个问题了,只治理了一个省不见得能见到效果,而要治理固体垃圾、工业废弃物、土地污染包括地下水污染这些问题,比起地表水治理困难大多了。不过,要是动了真格的,应该都是可以做到,至少能改善并逐渐有进步的。

只怕有些事情并没有动真格的,说说而已,才会让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比如房价问题。或者有些事情只是突击性地动点真格的,如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治理。只说不做,或只作秀,那么问题一定还会再次出现,或许更加严重——据说,从2004年起,东莞的周期性扫黄便一直没停过,2009年,东莞也曾掀起严厉的扫黄“风暴”……

但愿浙江在环境治理上别是作秀或一阵风,更但愿全国范围的环境治理能动真格的。(http://blog.sciencenet.cn/u/mdzhao)

书生e见

科学网刘庆生老师的博文《我喜欢这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本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一个项目的创新性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事情,因为如何准确评价一个项目的创新性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走”。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选题的“创新”性过于纠结,我认为,只要你的选题但凡有点新意就可能打动评审人。我们不要奢望提出一些“很刺激”的、原始创新科学的选题。我们更不要想象提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绝后”选题,对于我们大多数“凡人”,还是老老实实对同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认真调研。

看后,胆子突然膨胀起来了。原来创新并没有如此高深,有时候有点新意即可。关于创新的问题,以前我也思考过,也曾经疑惑过。为什么基金申请中,要明确规定这一项?大家都知道,很多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产生很新颖的结果。但在申请过程中,你能清楚展示这一结果吗?如果不能,那还有必要申请吗?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评审人很热衷于创新,必须要求在观点或方法或技术方面有所创新。不明白的是,这么多创新,到现在怎么还没有(或很少)被世界公认是原创性研究呢?还有,经过自然科学基金那么多年的创新,究竟剩下多少东西还能再次被创新呢?

比如,用传统的采样及碳含量测定方法在较大尺度上来研究它的动态(比如三年)变化,以探讨人为和自然干扰对碳含量变化的影响,算不算创新呢?如果不算,为什么还要研究呢?其实,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研究,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做点东西,即使这东西毫无创新,但至少还能提供一些基本信息。

不知道评委老师们是否喜欢这样的基金本子?敬请大家指点!今年本来不想申请了,但看到这篇文章后,又有了申请基金的冲动!

还有,如果面上不行,申请地区基金如何?(http://blog.sciencenet.cn/u/caojian123)

视点

哈佛的傲慢与幽默

■张海霞

开学的第一周,紧张地忙着各种上课的事情,讲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几乎是每个做老师的体会,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准备上课资料,刚刚无意中



找到去年带学生去MIT和哈佛访问时的一张有趣照片:一个哈佛的教授幽默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不寻常的哈佛硕士学位证!当时大家在教授的办公室里看着各种各样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收藏品,有一个同学很好奇地问教授:哪里的毕业生才有机会成为哈佛的教授呢?教授说:哈佛不在意你来自哪里,也不在意你从哪里毕业,因为来哈佛申请教职的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能成为哈佛的教授更必须是世界顶级的学者,可以来自全世界(实际上哈佛也从全世界挖人);但是,对于那些最终能够在哈佛成为正教授却在求学阶段没有在哈佛拿过任何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的人,当你在哈佛成为正教授的那一天会同时被授予哈佛的硕士学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佛的教授都是哈佛的毕业生!怎么样?牛吧?这就是哈佛的傲慢——不是哈佛的校友不能成为哈佛的教授!同样这也是哈佛的幽默——不毕业于哈佛也没关系,你够优秀我就送你一个硕士学位,让你自然成为哈佛的校友!

所以,这位不是毕业于哈佛的教授就拿到了这张极有纪念意义的哈佛硕士学位证。那天我们特意留下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怎样广纳天下贤才、怎样培养人才、怎样让千里马任意驰骋又不失名校的风范?这张哈佛的硕士学位证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不看出身、任人唯贤无论在哪里都是必需的,幽默而不失身份地处理文凭和名气之间的矛盾方法很多,用人的时候何必拘泥于那些表面死板的规定呢?“985”、“211”、常青藤等不都是挂在人才身上的“马鞭子”吗?我们要的是那真的能跑的千里马,而不是马鞭子,如果事实已经证明他是千里马,那就直接把他纳进来,给他一个“华丽的马鞭子”,咱的学位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记下这个趣事,也给目前越来越僵化的管理部门提个醒:只有卸掉马鞭子让马跑起来,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千里马,只有取消那些死板的条条框框,广纳天下贤才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http://blog.sciencenet.cn/u/张海霞)

你喜欢这样的基金本子吗?

■曹建军